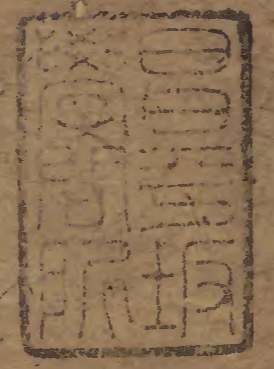


# 古文世編

廿九之三十一



漢書門類		
三七二號	九七函	五〇册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三七二號	五〇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15)
函號	359 54

共五十一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九

淺草文庫

東漢

賜竇融璽書

光武帝

報竇融詔

報隗囂手書

賜馮異勅并璽書

責讓隗囂書

竇融

王命論

班彪

北征賦





論師保疏

乞優答北單于疏

續前漢傳論

覽海賦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論廣選博士書

牧守久任疏

訟馬援書

上陳時政所宜疏

朱浮

朱勃

桓譚

鑄錢議

劉陶

陳政事疏

馮衍

自陳疏

與田邑書

與婦弟任武達書

說鮑永書

與桓生書

乞立左傳博士疏

首陽山賦

班嗣

陳元

杜篤



對賢良方正策

申屠剛

大理箴

崔德正

求避功臣疏

杜詩

薦伏湛疏

第五倫

勸成風德疏

喻牛邯書

王遵

諫親征彭寵

伏湛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九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帝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  
邊五郡兵馬精疆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  
挫羗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  
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



古文世續 卷之二十九  
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  
立桓文輔徽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  
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  
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  
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  
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報竇融詔

漢光武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  
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  
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  
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媿忠臣則酸鼻  
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



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  
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  
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  
定大兵今當悉西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報隗囂手書

漢光武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  
駑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  
蠅之飛不過數步卽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  
賊聲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  
孫之兵北禦羗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  
人禽矣今關東寇盜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  
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



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  
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  
用傍人解構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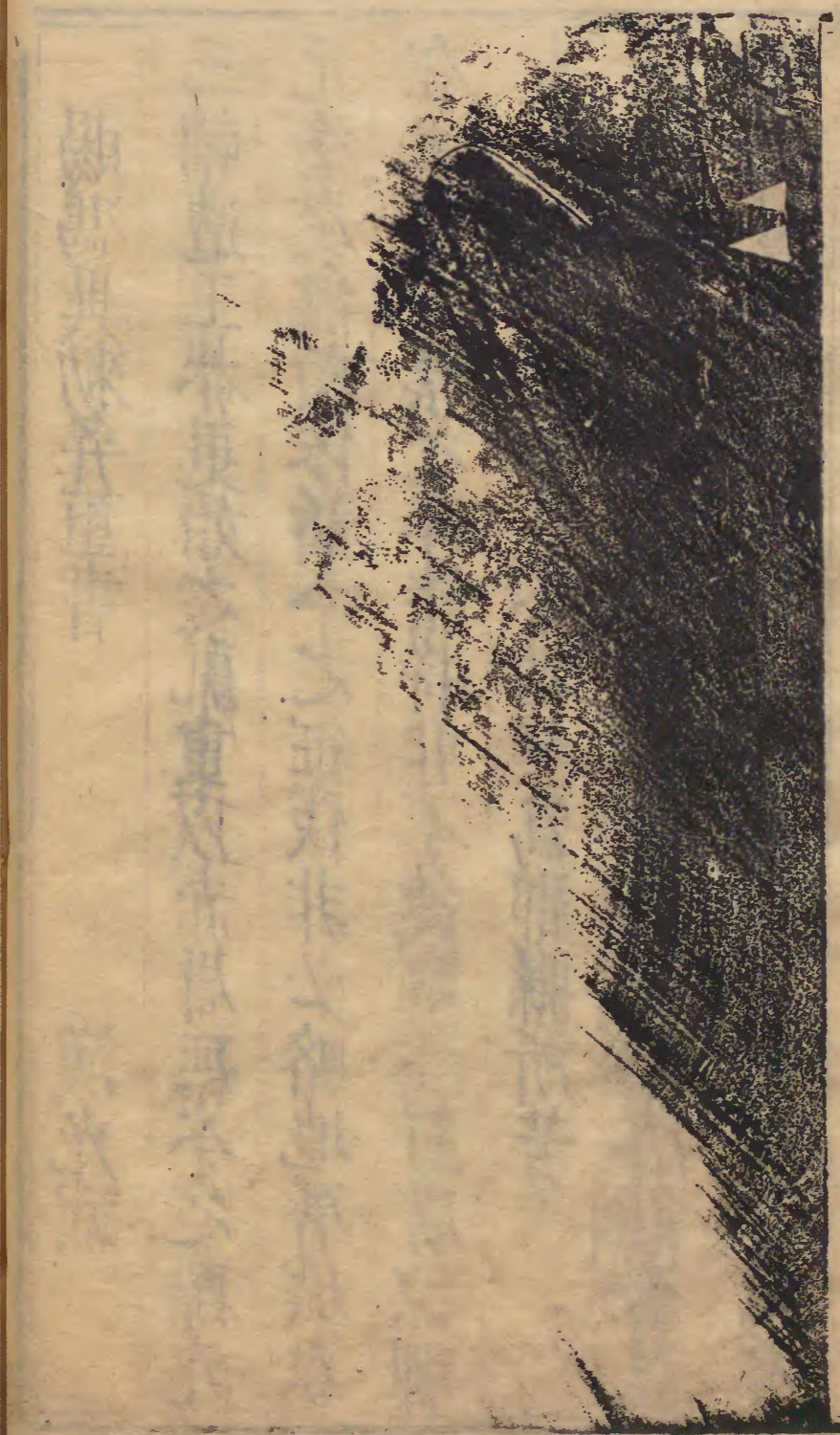
賜馮異勅并璽書

漢光武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  
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  
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颺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  
大勳





青讓隗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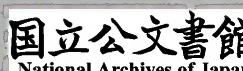
竇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  
 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  
 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  
 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捐之間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  
 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  
 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  
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  
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  
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  
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  
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  
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

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  
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  
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  
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  
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

文世錄 卷之二十九



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劔  
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  
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  
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  
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梲稅之材不荷棟梁之  
任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毋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王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



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  
 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  
 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劉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  
 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

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  
 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於長都兮宿孤谷之玄宮

雲門而及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良  
 鄒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劉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天祿其永綿矣之世運考也者之所謂理命不  
貪不取漢無為二世之所笑俱跡跡於千紉  
餘計帝之贈賂且遊與之蓄結審師器之亦對  
具苦齟齬然鼓以謀然新結外對嬰之則合

北征賦

班彪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  
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  
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  
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  
邠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  
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  
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天貞嘉秦昭之討賊



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歷  
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涉長路之  
縣縣兮遠紆迴以膠流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  
之不修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晡  
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  
哀可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  
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疆秦乎築怨捨高亥之  
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  
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切而辭讐何

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登障隧而遙  
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閱犢鬻之猾夏兮弔尉印  
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  
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杖於藩國兮  
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  
圖隳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之  
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sub>大</sub>發以飄颻兮谷水灌  
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sub>邕</sub>邕  
以羣翔兮鷓鴣鳴以嘒嘒遊子悲其故鄉兮心



下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愴恨以傷懷撫長劔以慨息今泣漣落而霑衣  
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曠之  
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  
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  
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  
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論師保疏

班彪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  
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  
與惡人居不能無為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  
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  
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  
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  
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  
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



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道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  
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  
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  
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  
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



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  
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  
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  
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  
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  
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  
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  
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

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  
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  
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  
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  
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  
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  
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  
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發遣遺單于又賜獻



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續前漢傳論

班彪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檣杙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



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

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



古文世經 卷之二十九 其  
三百七  
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  
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  
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  
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  
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  
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覽海賦

班彪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  
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縹驚翼飛風而迴翔  
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裊裊  
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  
耀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冀芝列於階路  
涌醴漸於中堂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  
東序王母處於西廂命輯衆與岐伯講神篇而  
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



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途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途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闔以啓路闢閭闔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此篇見於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九  
余亦嘗於市賣書或人以此篇對余云  
實感知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都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  
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  
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  
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搃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  
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  
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  
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論廣選博士書

朱浮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  
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  
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  
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  
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  
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求之密適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  
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  
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  
故敢越職

牧守久任疏

朱浮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  
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  
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  
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  
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  
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  
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



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  
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  
心有司或因睚眦以懲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  
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  
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  
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  
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  
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  
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訟馬援書

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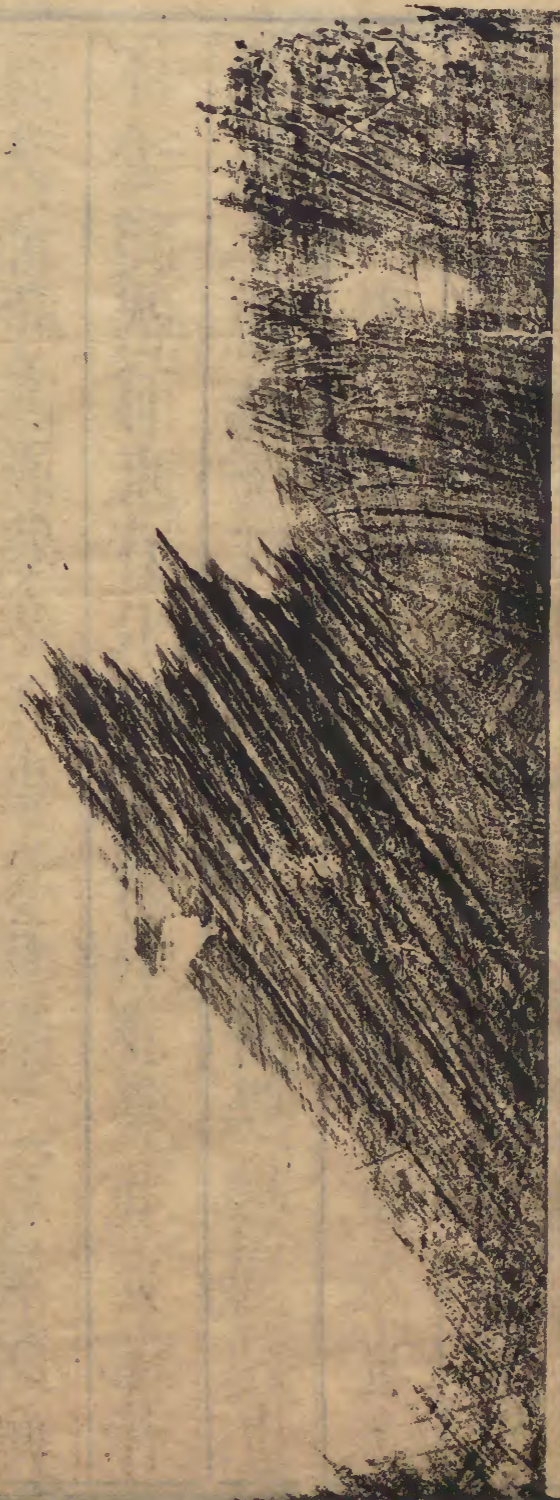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  
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  
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  
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  
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  
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  
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

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  
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  
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  
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  
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  
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  
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  
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  
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  
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  
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  
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與彭越之義冒陳悲  
憤戰慄闕庭





上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  
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  
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  
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  
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  
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



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

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愈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



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辛六

此其所以為國也

昔者安林此一其去喪班千載國豈無新故

此其所以為國也今何今無養聖則國豈無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  
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  
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  
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

古之世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衆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民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

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



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  
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  
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  
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畊民衆而無所食羣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  
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

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  
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  
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  
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  
咲





陳時事疏

劉陶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  
 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  
 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日  
 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  
 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  
 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  
 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



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  
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忘假利器委授國  
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  
窟於麕場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  
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  
下交兢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  
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  
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

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  
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  
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  
遠監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  
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  
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  
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  
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二百六九  
州奉憲操平權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  
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  
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  
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  
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  
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  
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  
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  
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  
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  
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  
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  
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



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  
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  
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  
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  
處三損之地固讓不受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  
之柄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  
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  
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與田邑書

馮衍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  
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  
國天下螻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  
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  
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  
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  
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甕之智守不  
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



守邲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  
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  
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  
利曰賤而必書吾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  
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  
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  
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  
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  
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

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  
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  
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  
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  
於時無與俗同



與婦弟任武達書

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  
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  
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  
向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  
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  
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  
情不憚喪身牝鷄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  
始於行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



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  
令人不賴生念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  
育紡績織紝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  
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  
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  
不原其窮不探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  
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  
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  
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  
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  
泥塗心爲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  
一縷不貫旣無婦道又無母儀念見侵犯恨見  
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  
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  
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  
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  
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此情不去  
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



言世緒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音宅  
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  
自生禍殃行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  
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  
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說鮑永書

馮衍

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  
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  
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  
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  
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  
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  
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



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  
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  
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  
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  
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呻  
血昆陽長驅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  
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  
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

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  
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  
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  
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  
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  
政存撫弁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  
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  
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



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  
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  
夷吾吉甫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  
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  
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  
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  
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  
不爲深憂夫弁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  
穀獨孰人庶多資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  
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  
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  
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  
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  
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  
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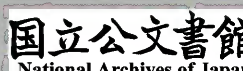


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  
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  
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  
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  
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與桓生書

班嗣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  
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  
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  
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齷齪君之餌蕩  
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  
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  
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  
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









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  
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  
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  
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截微指為大尤抉  
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  
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  
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  
學之及卽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  
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  
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  
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二百七五  
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  
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  
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  
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  
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  
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巖  
隴埴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蘿落落  
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  
隱於雲中忽吾覩今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  
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匹儔  
何務何樂而並並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  
之遺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齊長名  
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於胡耆遂相攜



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  
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遭其不祥乃興師  
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  
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於山傍

對賢良方正策

申屠剛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  
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  
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  
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  
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  
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  
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  
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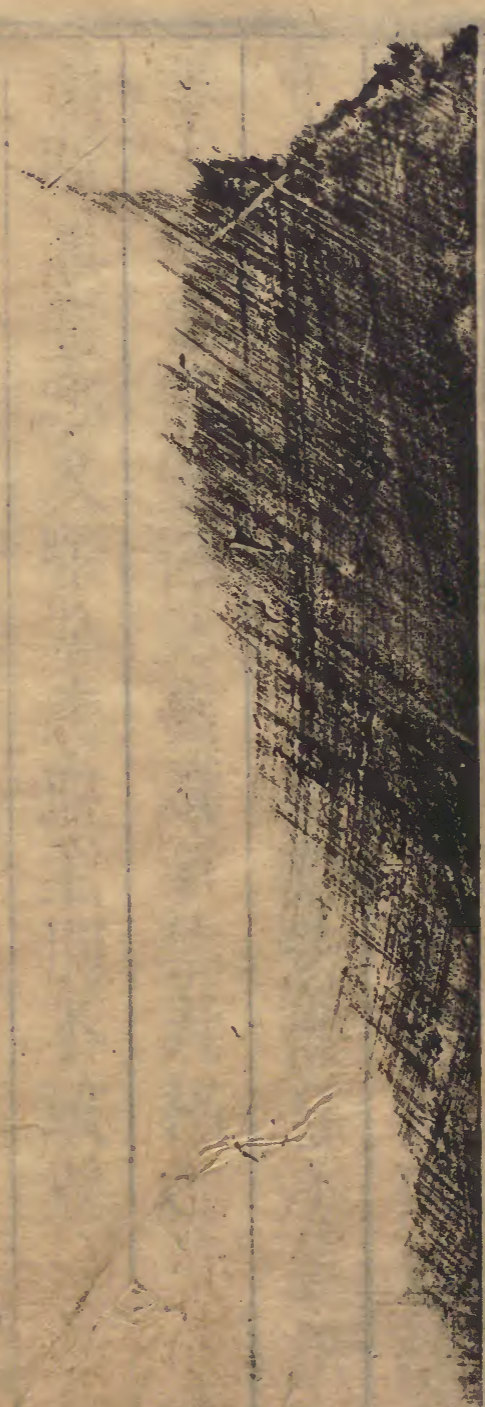
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繼繼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

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



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  
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  
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  
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官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  
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  
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  
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  
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  
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  
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  
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大理箴

崔德正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州允理如石  
 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賢以德罪人斯殛  
 凶族斯逆熙又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  
 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  
 于公哀寡定國廣門夏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  
 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歸忿紂作炮烙  
 周人滅殷桀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  
 于秦不疑知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



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  
孝而見殘吳沈子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截  
是刑無遂爾志以速以亟天鑒在顯無細不錄  
福善禍惡其効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求避功臣疏

杜詩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  
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  
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  
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  
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  
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  
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



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  
將帥和睦士卒烏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  
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  
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  
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  
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  
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兢而忘死乘城拒塞之  
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  
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  
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  
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





薦伏湛疏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  
 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  
 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  
 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  
 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  
 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  
 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髮髮厲志白首不衰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擇  
 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  
 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黷  
 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  
 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  
 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  
 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列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  
 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  
 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山文世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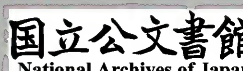


是以知宰相之清純懷區區政不自場臣節  
 侍御史劉京事李湛公廉受下好惡分明  
 世儒學業皆藉其經國行修通達國政尤宜  
 納言左右齊制九烈聖尚書令一郡二人  
 信其益於國無斯姑射賦鄉賦員以聞

勸成風德疏

第五倫

陛下卽位射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  
 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  
 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  
 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  
 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  
 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  
 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  
 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





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  
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  
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  
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  
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  
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  
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  
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  
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  
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  
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  
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  
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  
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劔以歸漢去愚就義  
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  
爲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

諫親征彭寵

伏湛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  
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  
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  
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  
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  
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  
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  
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  
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究  
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  
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  
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  
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恠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  
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  
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  
中土爲憂念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

十一

廿二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

思玄賦

張衡

西京賦

東京賦

南都賦

歸田賦

上陳時事疏

應間

論圖緯疏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

一

仲



養老詔

明帝

謝過疏

梁節王暢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兩都賦序

班固

西都賦

東都賦

幽通賦

思玄賦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今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  
宅今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今緜日月  
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今慕古人之貞節竦余  
身而順止今遵繩墨而不跌志搏搏以應懸今



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  
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美襞積以  
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  
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  
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  
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梵梵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鷲  
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  
衆僞之冒真且獲譏于羣第兮啓金滕而後信  
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  
惑兮嗟孰可爲已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  
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離  
虎而試象兮陆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  
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  
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  
弗御兮繫驪裏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  
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今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  
繡裳辯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昭綵藻  
以瑀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矐  
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  
冀一年之三秀兮遭白露之爲霜時疊疊而代  
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妬媿之難並兮想依韓  
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  
豫而狐疑兮卽岐趾而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  
利肥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女感而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  
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  
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  
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  
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鸚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  
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旣吉  
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  
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  
而影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  
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  
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  
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  
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  
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  
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湘濱流日眺夫衡阿  
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  
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躋日中  
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爍而絳天兮水  
泫沄而涌濤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  
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  
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  
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超軒  
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  
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  
徂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



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  
陰之湍渚號馮夷之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恹河林之萋萋  
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  
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達昧  
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瞞竇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庶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緒尉龐眉而即潛兮逮三葉而邁武董弱  
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  
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闇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  
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羸擿識而戒胡兮備諸  
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  
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訛梁叟患夫黎丘  
兮丁厥子而剝刃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之  
可信無繇孿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裴悅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  
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魏顥亮以從治兮鬼充回以弊秦咎繇邁而種  
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根坐兮卉旣凋  
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  
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  
冤懣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渡而宣  
游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汨而不流寒風淒其  
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  
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弁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  
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歔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  
兮倬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  
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綵乎不周迅焱瀟  
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越谿壩之洞穴兮漂  
通川之礚礚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閭  
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兮執炬兮過鍾山  
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



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憇其旣歡兮  
又謂余之行遲戴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處  
妃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嫫眼而娥眉舒眇婧之  
織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  
皦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之玄黃雖  
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加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網緼百卉含葩鳴  
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蒐回移如何淑  
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坻兮巨螭龍之飛梁登閭風之層城兮構不死  
而爲牀屑瑤藥以爲糗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  
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爲敷旣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  
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  
曄其照夜雲師韞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途轆  
瑀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



今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劔揭以  
低昂冠岌岌其映蓋兮佩絺纒其輝煌僕夫儼  
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驟氛旄溶以天旋兮蜺  
旌飄以飛颺撫軫軹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瑊以捷  
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水  
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澗忍而爲清曳  
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而升遐  
兮浮蟻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  
揚靈叫帝閤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  
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  
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  
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旣防溢而  
靖志兮追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  
微之閶闔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  
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刺  
兮射嶓嶭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  
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



攝提以低回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  
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頽颺以方驤械  
汨颯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邊凌驚  
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濛鴻於宕冥兮  
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  
外據開陽而頽眊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而  
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覓眷眷而屢顧兮馬倚  
鞞而徘徊雖遊遨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  
閭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眩  
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  
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  
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畧兮啟儒墨而為禽玩陰  
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  
慕歷阪之嶽崱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苟中情  
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默無為以凝志兮與



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今何歷遠以劬  
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  
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  
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  
悄悄吝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攜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西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參體忤雅好博古學乎舊史  
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  
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  
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眇於  
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  
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  
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  
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



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  
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  
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  
靈顛肩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  
坻之隘隔閔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鷄在焉於  
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嶰嶰鬱律連岡乎嶠  
冢抱杜含鄠欲灑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  
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  
於近其遠則有九峻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  
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  
地之奧區神臯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  
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  
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  
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  
相汙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  
心人甚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  
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  
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



廣袤經城洫管郭邪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  
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  
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閭闔疏龍  
首以抗殿狀鬼莪以岌業亘雄虹之長梁結芬  
椽以相接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  
椽與壁璫流景曜之曄曄璽玉碣繡栴雲楣  
三階重軒鏤檻文櫬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  
平堂設砌厓隙坻嶢鱗朐棧巒巉嶮嶮峴夷塗  
修路峻險重門襲故姦究是防仰福帝居陽曜  
陰藏洪鐘萬鈞猛虞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  
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  
昆德嵯峨聳業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  
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北極叛  
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厦耽耽九  
戶開關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闕列坐金  
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遍  
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  
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



夜巡晝植鍛懸厭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  
增成合驪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羣窈窕之華麗  
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織綉裊以  
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  
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祀玉階彤庭輝輝珊瑚  
琳碧瑤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  
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  
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  
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

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  
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  
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旣坦心猶憑而未據  
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覲往昔之遺  
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弘  
敷旣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  
岡直帶霓以高居通天諺以竦峙徑百常而莖  
擢上辯華以交紛下刻隋其若削翔鶴仰而弗  
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頻聽聞雷霆之相



激栢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  
宇之制事兼未央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  
望鳳騫翥於薨標咸溯風而欲翔閭闔之內別  
風嶢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  
而上達狀亭亭以峇峇神明崛其特起并幹疊  
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  
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  
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鬢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  
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  
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馭娑  
駘盪燾慕桔桀朽詣承光睽眾庠豁增桴重焚  
鏗鏘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轆轤流景內照引耀  
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斬  
櫟輻輕驚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閉庭  
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闈轉相逾延望窅窅以  
徑庭眇不知其所返旣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墜  
道邈倚以正東似閨風之遐坂橫西洳而絕金  
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



濠顧臨太液滄池滂沅漸臺立於中央赫眈眈  
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  
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靠下嶄巖以岵齧長  
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  
靈芝於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  
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樂大之貞固立修莖之  
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飧必性命之  
奇羨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  
剡而聳薄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  
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  
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屢里端直薨宇齊平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陲侈木衣緋錦  
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墜石匪董疇能  
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闌帶闔旗亭五重俯察  
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  
鬻者兼羸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禪販夫婦  
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  
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靡奢乎許史若夫翁伯



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  
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  
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  
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趨悍虓豁如虎如貓睚眦  
薑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污而公  
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  
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  
瘡痛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旣遷旣引  
商旅聯榻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  
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蓋屋  
弁卷鄴鄠左暨河華遂至號土上林禁苑跨谷  
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  
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繇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  
動物斯止衆鳥翩翩羣獸駉駉散似驚波聚似  
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  
不有木則樅栝檉楠梓械梗楓嘉卉灌叢蔚若  
鄧林鬱蒼藜葍藟藟爽構慘吐葩颺榮布葉垂陰  
草則葳莎菅蒹薇蕨荔芫王芻苜臺戎葵懷羊



莽葦蓬茸彌臯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  
原隰泱泱無疆迺有昆明靈池黑水玄汜周以  
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  
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汜其中則有鼃鼉巨鼈鱣鯉鱣鮪鯢鱣鮪修  
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鸚鵡鴟鴞駕  
鵝鴻鶻上春侯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鴈  
門奮隼歸鳧沸卉砰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  
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  
卉具零剛蟲搏擊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  
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  
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  
鈔虞人掌焉爲之管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  
且百里迄杜蹊塞麇麇麇麇駢田偪側天子乃  
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  
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接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  
缸旃蜺旒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  
龍趨屬車之簪載獫狁匪惟翫好迺有秘書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於是  
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  
蝸蝓莫能逢旃陳虎旅于飛廉正壘壁乎上蘭  
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賊雷鼓縱獵徒赴長莽  
迓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睚眦跋扈光焰  
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  
陲堵百禽凌遽騃瞿奔觸喪精亡竟失歸忘趨  
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攔劄流鏑擣掣矢不  
虛舍鋌不苟躍當足見踉值輪被轢僵禽斃獸  
爛若磧礫但觀置羅之所緝結竿及之所捏腐  
义蒺之所攬摘徒搏之所撞秘白日未及移晷  
已彌其十七八若夫遊鷗高聳絕阮踰斤甕兔  
聯倅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使迅羽  
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至於  
鱗下韓盧噬於絲末及其猛毅鬣鬣隅目高睨  
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  
朱鬣鬣鬣植髮如竿袒裼戟手蹙踞盤桓鼻赤  
象圈巨徙攬狒猱批獫狁措枳落突棘藩梗林



爲之靡拉撲叢爲之摧殘輕銳僥倖狡趨捷之徒  
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嘯獵昆駮杪木末獲獬獬  
超殊榛帶飛颺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  
於乘輿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  
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日觀窮遷延邪睨集  
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齒數課衆  
寡且互擺牲頒賜獲虜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  
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舉  
燧旣爇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包裸清酤  
效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廻  
旆右移僂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  
豫章簡繪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  
不特絃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  
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櫂歌發引和  
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蜩螗  
憚蛟蛇然後釣魴鯉纏鯁鮒撫紫貝搏者龜搯  
水豹鬲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獮漻澥搜川  
瀆布九罟設罍麗櫟鯤鮪殄水族藻藕拔蠶蛤



剝逞欲畋斂效獲麇麋摶蓼泮浪乾池滌藪上  
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蚺蜥盡取取樂今  
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陔大駕幸乎平  
樂帳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  
侈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  
都盧尋撞衝狹燕濯曾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  
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  
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  
吹箎女蛾坐而長歌聲清暢而綏蛇洪涯立而  
指麾被毛羽而襪襪度曲未終雲起雲飛初若  
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礚礚激而  
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蔓延神山  
崔巍欵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援狻招而高援  
怪獸陸梁大雀跋跋白象行孕垂鼻麟轄海鱗  
變而成龍狀踔踔以蜃蜃舍利颯颯化爲山車  
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竒幻  
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  
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



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  
佞僮逞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絰壁殞絕而  
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可彌  
彎弓射乎西羗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  
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  
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交遂若神龍之  
變化彰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  
色從嬾婉促中堂之陜坐羽觴行而無算秘舞  
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  
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  
增嬋娟以跣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  
振朱履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纒要紹修態麗服  
颺菁昭貌流盼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管  
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下衛后  
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  
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  
增昭儀於婕妤賢旣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  
思致董於有虞王闕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



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  
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徒以地沃  
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強  
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  
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  
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  
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  
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  
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  
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或焉願  
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胃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惺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



甯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也乃構  
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  
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  
薙氏之芟草旣蘊崇之又行火焉惓惓黔首豈  
徒踞高天踳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  
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  
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  
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  
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  
我則未暇是以西象營宮目翫阿房規模踰溢  
不度不藏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  
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旣受命建家  
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  
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  
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  
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  
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  
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



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  
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  
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  
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  
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  
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  
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東  
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  
闕邪徑捷乎輶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  
流鐔以大岨温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  
鼈三趾處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昇  
妣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表  
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  
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  
也故宗緒中圯巨猾間豐竊弄神器歷載三六  
偷安天位于時烝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  
我世祖念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



共工是除攬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又寧思和  
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  
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  
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  
特闢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  
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  
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  
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  
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  
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  
泉冽清鴨鷓秋棲鶻鷂春鳴雉鳩黃關關嚶  
嚶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驩安福諺門曲榭邪阻  
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  
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  
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籟淶水澹澹內  
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蒲萑與菱  
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  
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



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  
始勿亟成之百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  
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  
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  
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  
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禋祈禘禳災於是孟春元  
日羣后芻芟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  
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  
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  
卽將司階虎戟交鏃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  
三朝庭燎晷晷撞洪鍾伐靈鼓旁震八鄙軒轅  
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  
下彫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  
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  
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辯等尊卑以班璧羔皮  
帛之贄旣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  
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  
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



而除其青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建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跋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東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禮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紘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綵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飈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弈弈齊騶驥而沛又龍輶華轡金鏤鏤錫方鈇左轟鉤膺玉瓊鑿聲噦噦和鈴缺缺重輪貳轄疏轂飛軫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璫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鸞旗皮軒通帛縉旆雲罕九旂闕戟轆轳鬣髦  
被繡虎夫戴鷓駝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  
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  
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  
習隱隱麟麟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  
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  
和之瑟雷鼓叢叢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  
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熾燎之炎煬致高煙  
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

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辯方位而正則臣  
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  
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  
追養於宗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  
衡毛魚豚脂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  
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  
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農正土膏脉起乘鑿輅  
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  
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



勸於疆場咸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  
設業設虞宮懸金鏞鼗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  
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  
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匪司旌弁夾旣設儲乎  
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  
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  
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  
拾旣次彫弓斯殷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  
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饕之貪欲仁風衍而外  
流詎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旄恤民事之勞  
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  
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  
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  
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旣昭武節是宣三農之  
際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  
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  
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閑戈矛



若林牙旗續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敘和樹表  
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  
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  
鵝鵠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迤匪疾匪徐馭不  
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  
輿徒不勞成禮三驅鮮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  
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  
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  
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旣瑣瑣焉  
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  
方相秉鉞巫覡操蒨侷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  
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瘳必斃煌火馳而  
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捐魑  
魅斲獮狂軒綏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  
魃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  
靈爲之震懼况魃或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  
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  
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



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  
 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  
 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  
 懷古俟聞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  
 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  
 多稔嘉田畷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左瞰暘谷  
 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幕且歸  
 來以釋勞應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以騰黃鳴女牀之鸞鳥  
 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惠風廣被澤暨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  
 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  
 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歸乎殷盤改奢卽儉  
 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  
 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  
 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  
 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  
 於谷翡翠不裂璵璠不蒞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愍于斯之時海內  
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蓋莫茨爲難蒔  
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植之以至和平方  
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  
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  
烈光燭狹三王之赳赳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  
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  
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麤爲賔言其  
梗槩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

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  
餅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  
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  
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  
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惟行其焉如夫君人者  
齟纘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  
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驥褭與  
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類之殄也賦政任  
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



西文世系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三百卅三  
槎枿不麋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  
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行上下共其雍熙洪恩  
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王夫懷貞節忿姦慝之  
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  
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  
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  
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  
於蘖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恭服  
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  
之辭雖系以頽墻填漸亂以牧豎解罟卒無補  
于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  
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  
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  
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者或疑能  
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旣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  
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



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南都賦

張衡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栢揭其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清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恠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錯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腹丹粟太一餘糧中黃殼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











銀琳琅侍者盡媚巾幘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  
英儂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  
琴擲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  
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  
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被于陽  
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  
飾程蠱僂紹便娟微眇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  
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  
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蹠而容與翩緜

緜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蹶躡躡躡  
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  
新聲寡婦悲吟鷓鴣哀鳴坐者悽歎蕩菟傷精  
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駉驥齊鑣黃間機張  
足逸驚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鱖仰落雙鷁魚不  
及窟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  
兮揭南涯汰澆灑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  
追水豹兮鞭蝸蝓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  
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



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  
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  
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  
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  
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  
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  
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  
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  
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

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  
保綏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  
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滅其擅美詠南音以  
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獻允恭溫良容止可則  
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  
刺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  
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捷  
陷扃楚路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  
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



古文世統 卷之三十 三十九  
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  
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  
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  
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歲蕤建太常兮徘徊駟  
飛龍兮駸駸振和鑿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  
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  
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  
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  
南巡覩舊里焉

歸田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  
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  
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月令時和氣清原隰  
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  
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  
虎嘯山丘仰飛織繳俯鈞長流觸矢而斃貪餌  
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鯽于時曜靈



古今世緒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二百五  
俄景繼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感老氏之遺誠將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  
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  
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上陳時事疏

張衡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  
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  
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  
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  
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和灾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  
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  
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



畏忌必蒙社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  
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  
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  
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  
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  
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  
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  
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  
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  
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  
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  
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  
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

應問

張衡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  
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  
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  
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精厥素爾咎罍巫咸  
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  
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  
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



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君子性德體道篤信安  
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  
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  
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  
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  
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  
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  
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  
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  
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  
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各姪佞不柔以意  
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  
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  
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  
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  
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怙身以徼幸固貪夫之  
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舖猶不屑



餐旌替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  
孟軻以之士或解禔褐而襲黼黻或委帟築而  
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  
朦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  
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  
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  
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  
卽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  
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澀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  
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燭武縣緹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  
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



說夫咸以得人爲臬矢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樯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愆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



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  
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  
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  
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蠹蠹附鴟悲爾先  
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  
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  
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真蒲且以飛矰逞巧  
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  
數子愍三墳之旣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  
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古史考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論圖緯疏

張衡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

古史考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焉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

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



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  
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養老詔

漢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  
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  
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  
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  
哽在前祝咽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  
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  
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  
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



酬其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謝過疏

梁節王暢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  
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刺史利臣財  
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  
陷死罪以至考案心悸肌慄自悔無所復及自  
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  
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  
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  
汗天下誠無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



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  
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敦  
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  
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  
奴婢弓弩厩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  
亂聖化污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  
復居大官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  
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  
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  
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  
時不能卽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  
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  
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  
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諫起二陵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  
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聞涅陽主疾使還乃  
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  
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  
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  
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  
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况



古文世緒 卷之三十 五十三 百七  
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元帝聖心下造無益之  
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  
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  
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  
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  
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  
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  
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  
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  
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  
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  
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



公卿大臣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  
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  
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  
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  
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  
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  
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  
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  
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  
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  
以備制度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  
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  
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  
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 五十五 三五三  
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  
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  
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華終  
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  
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  
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  
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

顧實惟作京於是睇秦嶺瞰北阜挾灃灞據龍  
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  
修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  
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間閭且千九  
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  
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  
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  
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  
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綬冕所興冠蓋如雲  
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  
七遷克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  
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窮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  
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  
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  
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  
桑麻鋪荼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  
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



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神靈之在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壤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焚燎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驥雕玉瑱以居檻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

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蒨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薰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編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釳砌玉階彤庭碾礧綵緻琳珉青熒珊



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曜華  
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  
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  
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  
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  
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  
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  
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

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  
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  
百郡之廉孝虎音贅衣闔尹闔寺陛戟百重各  
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墖  
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  
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嶢峣眇麗巧而聳  
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  
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蕩而出馭娑洞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 五十九  
三百三  
朽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  
虹霓迴帶於焚楣雖輕迅乎僿狡猶愕眙而不  
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  
却倚若顛墜而復稽覓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  
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  
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  
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嶸嶸濫瀛

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  
叢生巖峻嶮崿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  
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  
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  
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  
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  
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  
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鄩  
鄙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拘  
怒而少息爾乃期門攸飛列刃攢鏃要趺追蹤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拑弦不再控矢不  
單殺中心疊雙颯颯紛紛繪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後狝失木豺狼懾竄  
爾乃移師趨險並路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

許少施巧秦城力折倚僇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  
壑越峻崕蹶嶮巖巨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  
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  
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  
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  
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  
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



右織文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蒨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  
 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鳩鵲鷓鴣鳧鴈鳧鷖鴻雁  
 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  
 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  
 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  
 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鷗下雙鵠投文竿出  
 比目撫鴻罟御矰繳方舟並驚俛仰極樂遂乃  
 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巖東薄

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  
 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  
 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  
 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  
 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  
 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一  
 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  
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  
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  
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  
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  
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  
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  
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

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  
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  
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  
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  
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  
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  
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



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紛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

合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旣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



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  
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  
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騶虞覽駟職嘉車攻  
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  
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和鑿玲瓏天官景  
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  
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誓

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  
爛生風欲野歆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  
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  
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  
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轡不  
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  
已實樂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踈餘足志怒未涼  
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



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  
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動  
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隣自孝武  
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  
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  
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  
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鐘鼓鏗鎗管絃擘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  
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極傑  
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  
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  
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  
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  
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  
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



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紵男務  
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美而不服賤奇  
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  
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慾之源  
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  
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  
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  
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

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  
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  
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  
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  
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峻涇渭之  
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  
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  
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



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  
 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  
 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揅然意下捧手欲辭主  
 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  
 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  
 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於昭明堂明堂  
 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倚歎

緝熙允懷多福右明堂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

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

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

厥成右辟雍詩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

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百穀蒸蒸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右靈臺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

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

靈德兮彌億年右寶鼎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



今效素鳥嘉祥阜今集皇都發皓羽今奮翹英  
容潔朗今於淳精彰皇德今侔周成永延長今

膺天慶

右白雉詩

幽通賦

班固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  
颯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懿先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咨孤蒙之眇眇兮將比絕而罔階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奄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夢



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  
兮眷峻谷曰勿墜物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  
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曰乘高  
而遇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絲絲於樛木兮詠  
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旣迅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晉以迨  
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  
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  
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上聖迓而後拔兮

豈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  
予管寧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  
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絲  
惠而被戮粟取弔于迨吉兮王膺慶於所蹙叛  
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  
凋兮張修禡而內逼聿中和爲庶幾兮顏與冉  
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怡  
怡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  
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



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  
責景兮羗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芊強  
大于南汜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既  
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  
今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  
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聚  
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  
五辟而成災道脩長而世短兮夏冥默而不周  
胥仍物而鬼諷兮乃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

筮兮旦算祀于勢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  
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  
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  
而羸縮三藥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  
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  
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  
鵬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  
不苦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輜



德而身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  
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  
兮皓願志而弗傾候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  
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  
之紘覆兮實棊忱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  
隣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  
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  
而石開非精神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  
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  
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  
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  
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  
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  
用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淪色兮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古

維

禮之

卷

公

大帥未其命

不

不

不

不

不



